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Taiwanese Fiction since 1987

Liang-ya Liou

1988

與現代以後
殖民嚴以
台灣小說
來說
專論
劉亮雅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Taiwanese Fiction since 1987

Liang-ya Liou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與現代後殖民
以來嚴解
台灣小說
論
劉亮雅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Taiwanese Fiction since 1987

Copyright © 2006 by Liang-ya Liou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s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Edited by F. M. Chen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11F., No. 213, Sec. 2, Sinyi Rd., Jhong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文史台灣 4

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Taiwanese Fiction since 1987

作者 劉亮雅 (Liang-ya Liou)

主編 陳芳明 (F. M. Chen)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51-6320、2351-9179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網址：www.cite.com.tw

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 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9:00-12:00；下午 13:0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35 號 3 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 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 / 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E-mail: citecite@streamyx.com

印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6 年 6 月 15 日

售價 350 元

ISBN 986-173-080-X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臺灣小說專論 =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Taiwanese
Fiction since 1987 / 劉亮雅著. -- 初版. --
臺北市：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2006 [民95]

面：公分. -- (文史臺灣；4)

ISBN 986-173-080-X (平裝)

1. 臺灣小說 - 評論

850.32572

95008725



文史台灣

陳芳明。主編

麥田出版

「文史台灣」編輯前言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下半葉開始展現前所未有的磅礴氣象。這一方面是由於戒嚴體制的宣告終結，使長期受到壓抑的思想能量獲得釋放；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台灣資本主義的高度發達，使許多潛藏於社會內部的人文智慧獲得開發。見證到這種趨勢的日益提升，坊間逐漸以「顯學」一詞來定義台灣文學研究的盛況。

在現階段，台灣研究是否臻於顯學層次仍有待檢驗。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以中國為價值取向的研究途徑，已逐漸被以台灣為主體取向的思維方式所替代。這種學術轉向在於印證一個事實，所有知識的追求與探索，都不可能偏離其所賴以維持生存的社會。戰後台灣知識分子的前輩大多致力於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的爭取。在強勢的中國論述支配下，台灣學界往往充滿感時憂國的焦慮情緒，以及承受歷史包袱的危機意識。這種沉重而濃厚的政治風氣，自然不利於台灣研究的開展。

解嚴後的十餘年來，幾乎每一門學術領域都次第掙脫政治

權力干涉，使知識建構開始與社會改造產生密切互動。「台灣政治學」、「台灣社會學」、「台灣經濟學」等等社會科學的研究，都先後回歸到自己的土地上。因此，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的研究也在同樣的軌跡上，順勢崛起，蔚為風氣。一個「台灣學」的時代已經來臨，並且也預告這個名詞將可概括日後台灣學術研究的總趨勢。

在面對全球化思潮的挑戰之際，台灣文化研究風氣的高漲，誠然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在二十世紀，當台灣還停留於殖民地社會的階段，知識分子所負的使命，便是如何對現代化做出恰當的回應。現代化運動轟轟烈烈到來時，他們既要站在本土化的立場進行抗拒，又要站在思想啟蒙的角度採取批判性的接受。在抗拒與接受之間，台灣知識分子創造了極為可貴而又可觀的批判文化傳統。這份豐碩的文化遺產，為台灣本土運動奠下厚實的基礎。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趨勢，則又漸漸凌駕於現代化運動的格局之上。作為第三世界成員的台灣知識分子，承擔的使命更為艱鉅。在龐大全球化論述籠罩之下，本土化運動顯然必須提高層次，全面檢討與人文相關的各種議題。本土論述所要接受的挑戰，已經不再只是特定帝國主義的霸權文化，而是更為深刻而周延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台灣文化的自我定位，有必要置放在全球格局的脈絡中來考察，

在這樣的形式要求下，抵抗策略固然還是維護文化主體的主要利器；不過，如何以小搏大，如何翻轉收編與被收編的位置，如何採取更為主動的姿態來回應全球化趨勢，正是二十一世紀台灣知識分子的全新課題。尤其是參加世界貿易組織

(WTO) 之後，台灣社會開始被提到發展知識經濟的日程表上。在全球知識生產力的競爭場域，台灣的學術研究確實已經達到需要與國際接軌的階段。

「文史台灣」叢書的設計，除了豐富台灣文史研究本土論述的內容之外，更進一步肯定勇於突破、勇於超越的治學精神。文學本土論與台灣主體論誠然有其生動活潑的傳統，但停留於僵化的、教條的思維，必然為學術研究帶來傷害。本叢書系列強調開放的、差異的主體性思考，尤其特別重視具有開展性、擴張性的歷史解釋與文學詮釋。文化差異絕對不可能構成文化優劣，因此本叢書的目標在於尊重由各種不同性別、族群、階級所形成的知識論。所有在地的知識都是台灣文化主體的重要一環，也是形成全球文化生產不可或缺的一環。在迎接「台灣學」的時代到來之際，本叢書系列編輯主要有三個方向：

- 一、有關台灣議題的探討研究，以文學與歷史為重心，同時也不偏廢哲學、藝術、政治、社會等專書論述。
- 二、有關台灣文史的外文著述之漢譯。
- 三、結合當代國際思潮的台灣文史研究。

導讀／

世紀末文學・世紀初台灣

陳芳明

一、兩種理論的爭衡

世紀末（fin-de-siècle），或許是屬於歷史的終結，也或許是屬於歷史的開端，這牽涉到時間意識的差異與價值判斷的取捨。懷舊病者對於世紀的結束往往抱持高度的杞憂，而烏托邦症者對於世紀之交的轉折則投以無限憧憬。這種時間意識上的回眸與眺望，也無可避免形塑了不同的審美觀念。世紀末究竟是舊社會的輓歌，還是新時代的頌歌，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的台灣文學中具有神祕而深邃的暗示。

解嚴後的台灣，「世紀末華麗」曾經是文學品味的一種風尚。把「世紀末」與「華麗」兩種想像並列置放時，竟產生蒼涼淒美之感。這種美學出現在威權時代崩壞而開放社會猶未誕生之際，確實有其詭奇魅惑的吸引力。身處在那樣的轉型時期，往往在文學中發現豔異的霞光，彷彿是斜陽餘暉，又彷彿

是金陽旭日，萬箭齊發，輝煌奪目。那是台灣文學史上極為可疑又相當迷人的精采時期。歧義的歷史記憶與歷史預言，豐饒的情慾書寫與身體政治，複數的族群文化與國族想像，辯證的全球化與在地化取向，種種思維都以爆發的能量實踐在文學創造之中。迎接如此的盛況時，許多文學研究者似乎在一時之間很難掌握其完整的精神面貌。

把後戒嚴時期的台灣文學定義為後現代，或命名為後殖民，已經成為近十年來國內學界聚訟紛紜的熱門議題。這項爭議之所以曠日持久，乃在於學者之間對於台灣社會性質與歷史解釋各自持有分歧的見解。後殖民論者認為，戰後時期的戒嚴體制與日據時期的殖民體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有其內在邏輯的聯繫。台灣的歷史記憶與文學遺產之遭到壓抑，以至台灣文化主體之受到剝奪，全然來自威權體制的支配；而這樣的支配，完全無異於殖民權力結構的控制。因此，在解嚴後，台灣知識分子才初次處理長久以來未能處理的政治問題，也首度釋放黑暗時期未能釋放的創造能量。各種新舊思潮在這個歷史階段能夠同時湧現，而支配者與被支配者能夠同步共存，無非都是後殖民的文化現象。從這樣的角度來觀察，眷村文學、同志文學、原住民文學、母語文學，紛然並陳，可以說是典型的後殖民性格（postcoloniality）之具體呈現。

後現代論者則認為，台灣社會解嚴時，正好銜接了晚期資本主義的到來。存在於台灣海峽的內戰體制鬆動時，全球的冷戰體制也逐步解凍。蘇聯、東德、波蘭的所謂蘇東波浪潮，正式宣告共產政權的終結，亞洲的軍事統治國家如韓國與菲律賓，也強烈拂起民主之風。縱然中國境內見證天安門鎮壓事

件，同時也見證香港主權回歸北京，但是和平演變（peaceful evolution）卻未嘗稍止地在亞細亞大陸的沿海地帶蔓延擴張。海島台灣的政治經濟持續朝向自由化之際，全球化的浪潮也正洶湧擊打每一個海岸。新馬克思主義、新歷史主義、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理論，伴隨著消費社會與資訊社會的形成而次第傳播於台灣。村上春樹、昆德拉（Milan Kundera）、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艾柯（Umberto Eco）、奈波爾（V. S. Naipaul）、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翻譯文字，也開始衝擊台灣作家的創造性思維。九〇年代台灣的後現代想像，逐漸蔚為風氣。對於事實與虛構、記憶與想像、歷史與小說、性別與國族、身體與道德之間的界線，新興的年輕作家已經懶於去分辨，反而刻意去衝撞、顛覆，並且再鑄造。這種審美藝術的變革，也同樣見諸於西方與東方的大都會文學。相對於威權時代的閉鎖與保守，單一與壓抑，台灣文學的去中心現象顯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後現代性格（postmodernity）的浮現。

後殖民論與後現代論之間的爭衡，頗能反映世紀末台灣在文化創造力上的活潑彈性。站在台灣歷史的脈絡，後殖民論似乎較具說服力。但是，從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後現代論又好像言之成理。在緊繃的學術氛圍裡，劉亮雅教授完成的論文集《後現代與後殖民》，似乎有意無意在提供一個新的方法與新的態度。劉亮雅的研究成果指出，後殖民論與後現代論顯然不是對峙的，而是可以對話的。具體地說，她的方法論便是把兩種不同的文化思維予以並置（juxtaposition）。這是因為台灣社會的複雜性格，並不能以最簡約的方式概括。後現代論者往往被

指控過於去歷史化，而後殖民論者也總是被嘲弄過於去國際化。兩者之間似乎尋找不到一個恰當的銜接點。終而各蔽其蔽、各偏其偏。劉亮雅嘗試突破僵局，努力在兩種理論之間進行協商。

二、解嚴與解構

本書的主題論文〈後殖民與後現代——論解嚴以來的台灣小說〉，可能是近年來較為罕見的宏觀研究。全文長達五萬餘字，頗具史筆架勢。這是她參加「台灣女性小說史」研究計畫的部分成果，已經相當完整照顧到解嚴後台灣女性作家的書寫策略與藝術成就。從這篇論文可以發現，劉亮雅投入的工作已不只於文本式閱讀，還進一步從事脈絡式閱讀。對解嚴的政經發展，她確實是注意到了。縱然沒有像歷史學家那樣舉出詳實數據與史實流變，但是對於文學生產背後的一些重要事件都扼要掌握並說明。

毫不誇張的說，解嚴後潛藏在台灣社會內部的文化能量放射出來的密度與高度，遠遠超過長達三十餘年的戒嚴時期。在漫漫的威權時代，唯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時期盛放了至今仍使人懷念的藝術花果。七〇年代蓬勃發展的鄉土文學運動，在藝術創造上也頗有可觀。但是，對照之下，到達世紀末之際的台灣文學卻啟開前所未有的歷史巨幕。劉亮雅的長文，在於總結九〇年代女性小說家的成績單。她檢討了以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為主題的後殖民小說，以外省族群第二世代的歷史記憶為中心的眷村小說，混雜著後現代與後殖民的都市小說，恢復文化

意識與部落意識的原住民小說，重新評價身體政治的女性意識小說，抗拒異性戀中心論的同志酷兒小說，以及帶有後現代與後殖民雙軌思維的跨國性主題小說。這些文學作品究竟是在告別陳舊的威權時代，還是在預言未來的歷史憧憬，毋寧是充滿高度的辯證。探測歷史記憶到底有多深，其實也是在衡量迎接未來的實力到底有多大。八〇、九〇年代台灣作家展現出來的力道，正是具有如此的文化暗示。

劉亮雅在書中反覆申論後現代與後殖民既是相互角力，也是可以同時並置。她以豐富的文本支撐這種詮釋，並且也點出台灣歷史的複雜問題已經不是意識形態追逐者能夠輕易解決。

台灣文學的領域之成為諸神戰場，歸根究柢，仍然還是存在於台灣歷史本身。以中原心態為導向的戒嚴文化，確實為戰後知識分子留下無可輕易擦拭的烙印。長期宰制台灣社會的中原中心論，是一種強悍而傲慢的父權思考，這種思考是由三個支柱支撐起來的，那就是中華民族主義、儒家思想，與黨國體制。民族的、儒家的、黨國的思考，建構了牢不可破的歷史一元論。這種線性思維，自然而然排斥任何不符體制要求的價值觀念。凡是與歷史一元論扞格不合的記憶，都一律劃歸為異端。

所謂歷史記憶，絕對不是單純指涉台灣本地居民的歷史經驗，而應該還包括原住民、外省族群的歷史經驗、身體經驗與感官經驗。在戒嚴時期，受到禁制壓抑的並非只是台灣人意識而已，還涉及到性別意識與階級意識。台灣人意識其實只是族群意識其中的一種。因此從後殖民的觀點來看，所謂歷史失憶症，並不是只有本地人失去記憶，而是島上所有的族群、性

別、階級都有同樣的喪失。同志議題、眷村議題、情慾議題、原住民議題，都應該屬於歷史記憶的範疇。因為這些不同議題及其蘊藏的文化意義，都在戒嚴體制下一併受到剝奪。

歷史記憶的重建運動，在解嚴後蔚然崛起，它不應僅是被定義為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平反運動。回顧七〇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並非只是政治受難人參加而已。介入運動中的成員，還包括婦女、原住民、外省族群、環保運動者。這種跨族群、跨性別的力量匯聚起來，才造就了八〇年代政黨政治的形成，從而也促使威權統治加速崩壞。正是由於戒嚴體制的鬆綁，才使得不同族群、性別、階級的文化能量釋放出來。從這種角度來思考，歷史記憶的重建就不是某一特定的族群能夠壟斷獨占，這是所有受到壓抑的不同經驗者共同努力追求的。情慾的、家族的、身體的、性別的記憶，都成為這場沛然莫之能禦的重建運動中的重要環節。這是對父權統治的最大控訴，也是對歷史一元論的最強烈批判。

奢談歷史記憶重建的一些傲慢知識分子，往往以各自所信仰的意識形態來傷害不同性別與不同族群。統獨的爭議涉入台灣文學領域後，這樣的傷害與傲慢就不斷孳生擴大。他們毫不遲疑地重蹈過去戒嚴時代的父權思考，而且也不加思索地反覆援引歷史一元論。劉亮雅在書中提出了一些思考範式，為歷史記憶做較為寬廣的解釋。特別是她完成的三篇論文：〈九〇年代女性創傷記憶小說中的重新記憶政治——以陳燁《泥河》、李昂《迷園》與朱天心〈古都〉為例〉、〈辯證復振的可能——舞鶴《餘生》中的歷史記憶、女人與原鄉追尋〉，以及〈跨族群翻譯與歷史書寫——以李昂〈彩妝血祭〉與賴香吟〈翻譯者〉

為例)。這些論文集中討論不同族群、不同性別的情慾經驗、政治經驗與文化經驗。以錯綜複雜的經驗所編織而成的歷史圖像，是那樣繁複而豐富。而這些歷史圖像，已不是簡單的統獨語言就可概括。

解構與重構是充滿辯證思維的。劉亮雅的這本書其實還有更為深刻的意義。坊間學者在討論重建文化主體時，都以「去中心」一詞來解釋後現代與後殖民。而所謂去中心，對他們而言，就是去掉中國國民黨，或去掉中國共產黨的主宰地位。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們的觀念只是停留在政治意義的層面，或只是眷戀著習以為常的線性歷史思維。因此，孜孜於解構工作之際，他們已同時在重建以自己的意識形態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劉亮雅的詮釋固然不是針對這種現象而提出，卻相當間接、委婉且致命地批判了這種思維的封閉性。

現階段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不乏以本土論為宣揚傳播的主題。這自然是一種典型的後殖民現象。然而，主體的重建，若不能照顧到性別、族群、階級的議題，將可能為台灣歷史帶來另一次傷害。後殖民思考，確實是要檢討台灣在歷史上所受到的創傷。要治療這種創傷，並不是只關注在特定族群之上。如果承認殖民與再殖民體制確實曾經存在於島上，那麼受到傷害的應該是統治階層以外的所有族群與性別。後現代思考，在文化反思的工作上適時發生互補的效用。它使後殖民論者注意到更細微、更邊緣的問題存在著。同樣的，後殖民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節制後現代論的去脈絡化思維。兩種思考方式，在相互協商之餘，當可在台灣文學研究中帶來全新的視野。

齊備的文本，細膩的考察，深刻的詮釋，構成劉亮雅文學

研究的重要特質。她相當耐心地引導讀者重新認識世紀末文學的盛況。世紀初的台灣，如果已具備能力與膽識奔向未來，那麼它的文化想像與歷史憧憬，都可以追溯到豐盛的、華麗的世紀末文學。

導論

——解嚴・解構・重構台灣歷史記憶

很早便對解嚴和解嚴以來的台灣文學產生興趣，從美國念書回來，第一篇中文論文談的是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與《荒人手記》，就涉及了解嚴以來後現代、後殖民以及種種身分認同議題和交鋒。外文系的背景，受的訓練是英美文學，學術生涯的升遷仍需仰賴英美文學研究，畢竟不能全心投入與自己切身相關議題的探討。一直到現在，我依然雙軌同時進行英美文學和台灣文學研究。雖然辛苦，卻也因此能將視野放在不同區域文學與文化之間的比較和參照上，從中激盪出新的對話與想法。

第一篇論文往下做，可以是後現代，也可以是後殖民。歷史的偶然讓我走向了後現代，特別是延續了博士論文裡對女性主義和同志議題的關注。後現代的解構、去中心破解了我成長的七、八〇年代的一元思想，讓各種顛覆搞怪變得可能。這種前所未有的自由，且是以活潑花俏戲謔的形式，格外讓人振奮。《慾望更衣室》、《情色世紀末》裡有些論文環繞在酷兒